

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』赵元任亲笔自传  
再现一代国学大师的养成史

# 趙元任早年自傳

趙元任◎著

中国现代史丰富的宝库  
台湾《传记文学》杂志  
珍藏内容大陆完整呈现

从数理，到哲学，到语言学

艺多不压身，终成一代旷世通才

从北国到南国，从求学洋学堂到负笈美利坚

赵元任的早年成长史，亦是近代中国的变革史

傳記文學書系

岳麓書社

博雅天啓  
CS-BOOKY

傳記文學書系

# 趙元任早年自傳

趙元任◎著

傳記文學書系編委會

主編

彭明哲 曾德明

編委

賴某深 龔 昊 蔣 浩  
李邦龍 于向勇 秦 青

岳麓書社·長沙

岳麓書社  
ES BOOK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赵元任早年自传 / 赵元任著. —长沙: 岳麓书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538-0763-8

I. ①赵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赵元任(1892-1982) — 自传  
IV. ①K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622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6-140号

## ZHAO YUANREN ZAONIAN ZIZHUAN 赵元任早年自传

---

作 者: 赵元任

责任编辑: 李郑龙

监 制: 于向勇 秦 青

特约策划: 康晓硕

营销编辑: 刘晓晨 罗 昕 刘 迪

装帧设计: 张丽娜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: 0731-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 410006

201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00毫米×995毫米 1/16

印张: 13

字数: 150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538-0763-8

定价: 45.00元

承印: 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

---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读  
行  
者

从阅读走进现实

knowledge-power



knowledge-power

读行者



## | 总序 |

岳麓书社依据台湾的《传记文学》，分类编纂，陆续出版“传记文学”书系，这是两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，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大事、喜事。

1962年2月5日，时值春节，曾在北大读书的刘绍唐向当年的校长胡适拜年，谈起胡适长期提倡传记文学，而始终未见实行，向老师透露，自己正准备创办《传记文学》月刊。胡适虽肯定其志，却以为其事甚难，办月刊，哪里去找这么多“信而有征”的文字，因此不大赞成。不料当年6月1日，绍唐先生主编的《传记文学》竟在台北出刊了。自此，直到2000年2月10日，绍唐先生因病在台北去世，历时38年，共出版453期。每期约30万字，453期就是约13590万字。此外，传记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“传记文学丛书”和“传记文学丛刊”，其中包括《民国人物小传》《民国大事日志》等许多民国历史方面的著作。

尽人皆知，绍唐先生没有任何背景，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团、经济集团的支持，只身奋斗，孤军一人，却做出了台湾官方做不出的成绩，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。因此，绍唐先生被尊为“以一人而敌一国”，戴上了“野史馆馆长”的桂冠。

我在大学学习中国文学，毕业后业余研究中国哲学，1978年4月，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，参加《中华民国史》的编写，自此，即

与绍唐先生的《传记文学》结下不解之缘。在众多历史刊物中，《传记文学》最为我所关注。但是，我和绍唐先生相识则较晚，记得是在1995年9月，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。当时，台湾史学界在台北召开学术讨论会，我和其他大陆学者31人组团越海参加。这是海峡两岸学者之间交流的起始阶段，有如此众多的大陆学者同时赴会，堪称前所未有的盛事。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《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》，根据毛思诚所藏《蒋介石日记类抄》未刊稿本写成。当时，蒋介石日记存世一事，还不为世人所知，绍唐先生很快通知我，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该文。9月3日，闭幕式晚宴，由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招待。各方学者，各界嘉宾，济济一堂。我因事略为晚到，不料竟被引到主桌，和绍唐先生同席。那次席上，绍唐先生给我的印象是热情、好客、豪饮。次年，我应“中研院”近史所所长陈三井教授之邀访问该所，在台北有较多停留时间。其间，我曾应绍唐先生之邀，到传记文学出版社参观。上得楼来，只见层层叠叠，满室皆书，却不见编辑一人。绍唐先生与我长谈，详细介绍《传记文学》创刊的过程及个人办刊的种种艰辛。绍唐先生特别谈到，办刊者必须具备的“眼力”“耐力”“定力”等条件，可惜，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，未能将绍唐先生所谈追记下来，至今引为憾事。绍唐先生交游广阔，文友众多，因此宴集也多。每有宴集，绍唐先生必招我参加，我也欣然从远在郊区的南港住所赴会。许多朋友，例如旅美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等都是这样的场合下认识的。在台期间，台北史学界为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，召开北伐及北伐史料讨论会，我根据原藏俄罗斯等处的档案，撰写《1923年蒋介石的苏联之行及其军事计划》一文参加，绍唐先生不仅到会，而且当场确定《传记文学》将发表拙文。我

离开台北前，绍唐先生再次将我引到他的藏书室，告诉我，凡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我因为“近史所”已赠我大量出版物，又不好意思，只挑选了《陈济棠自传稿》《傅孟真先生年谱》《朱家骅年谱》和李济的《感旧录》等有限几种，回想起来，至今仍觉遗憾。

绍唐先生自述，他有感于两岸的文士因为历史原因等种种关系，“许多史实难免歪曲”，因此，创办此刊，以便“为史家找材料，为文学开生面”。我觉得，绍唐先生的这两个目的，比较成功地达到了。政治对学术，特别是对历史学的干预，古已有之，但是，学术特别是以真实为最高追求目标的历史学，又最忌政治和权力的干预。绍唐先生在台湾的白色恐怖余波犹在的年代，能够不怕“因稿贾祸”，创办刊物，发行丛书，保存大量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资料，供千秋万代的史家和史学爱好者采用，这是功德无量的盛事、盛业。刊物虽标明“文学”，但是，取文、选文却始终恪守历史学的原则，排斥任何虚构和想象，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们借鉴和注重的。

绍唐先生去世后，《传记文学》由中国新闻界的前辈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续办，至今仍是华人世界中的著名历史刊物，衷心希望绍唐先生的事业和精神能长期传承，永放光彩，衷心希望“传记文学”书系的出版，能得到读者的喜欢，助益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。

杨天石

2015年5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


## 凡例

一、原文的繁体竖排改成简体横排。

二、原文中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均径改，不另加注说明。

三、原文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跟现今通行者有较大区别，而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加注进行说明。

四、原文中词语与标准用法有不同者，为尊重作者用语习惯及时代与地域差异等，不做修改，一仍其旧。

五、原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有不统一及不符合标准用法的，一仍其旧，其中或有可能导致阅读障碍的，由编者重新标点。

六、原文中的汉字数字不予变为阿拉伯数字，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再统一为汉字。但注释部分为统一体例，版本年代及页码均采用阿拉伯数字，以便明晰。

七、所引文章中的纪年，1949年10月1日前的民国纪年一仍其旧，1949年10月1日后均采用公历纪年。

八、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治机构及职务的称呼均予保留，只对个别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字做了必要的删改。

九、原文中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台湾地区自称“中国”“政府”及其政治机构、职务名称、“涉外”用语等，本书均加引号，以示区分。

十、原文中由于作者政治立场等原因，本书做了极个别的删节，不另加说明。但为保留资料的完整性，尊重原文及作者观点，文中难免偶有不妥之处，相信读者自能甄别分辨。

## 书 前

当我太太写自传(译者按：即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，传记文学丛刊之七——《杂记赵家》第一卷)，写到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尚未开始连贯撰写我的早年生活，只有一些散乱而难于辨认的记载和一九〇六年后的逐日日记。所以后来她决定以“一个去国回国的人”(见《一个女人的自传》第三十四章——译者按：实为第三十三章)为标题，为我写了一篇传记。不错，她写的是我，可是，她只写了短短的四页，总还有许多事情值得一提，最好由我从头说起。下面便是我的自传。

## 关于我的姓和名

我家姓赵，我是宋朝（九六〇—一二七九）始祖赵匡胤的第三十一代孙，名叫元任，“元”字是排行，堂兄弟名字的首字都是“元”，“任”是我自己的本名。中国人的姓，比较说起来不算多，要是二音名字（译者按：指英文名）用一个第一字母简写，结果将极为混淆不清，如Y.Chao，八亿人口中约有七十万人的姓名可以写作Y.Chao，要是Yuen Ren（元任）两字分开，（像外国人的姓名）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，混淆的程度便可减少约90%，在八亿人中只有两万七千人同名。因此在美国的华人通常将二音名字分开，作为第一名和中间名。我被人们称为“元”，而非“元任”，就是这么来的，惟我太太在第三卷中仍称我为“元任”。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书前

关于我的姓和名

## 第一部分

### 早年回忆

一、东一片儿西一段儿 / 003

二、我的家跟我住的家 / 015

三、我小时候儿说的话 / 027

四、上学念书 / 033

五、变乱跟变故 / 043

六、回南边 / 047

七、到了常州 / 055

## 第二部分

### 第二个九年

一、引言 / 061

二、家乡生活 / 063

三、危机与灾难 / 067

四、在苏州度过一年 / 071

五、初入学校 / 074

六、南京三年 / 082

七、“第二次”逗留北京 / 092

第三部分

在美十年

- 一、引言 / 099
- 二、在康奈尔的几年 / 100
- 三、哈佛研究院 / 115
- 四、风城芝加哥 / 125
- 五、在柏克莱的一学期 / 131
- 六、在康奈尔教物理 / 136
- 七、为罗素任翻译及结婚 / 143

附录

- 赵元任小传 / 159
- 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及其著作 / 167
- 追思姑父——赵元任先生 / 174
- 回忆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 / 190

第一部分

---

早年回忆\*

---

\* 这一篇《早年回忆》里用的词句，完全是当年平常说话通行的话，所以后来才通行的一些所谓新名词本文都不用。例如从前不说“特别”，只说“格外”“更加”之类。但是当年用而后来不用的词句也尽量少用，除非从前有而后来没有的事物（例如“知州”）提起来只好用旧名词。所以全体看起来，这篇文字是比较无时间性的近代的中国话。

## 一、东一片儿西一段儿

人人大概都有这种经验：回想到最早的时候儿的事情，常常儿会想出一个全景出来，好像一幅画儿或是一张照相似的，可是不是个活动电影。比方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四岁住在磁州的时候儿，有个用人抱着我在祖父的衙门的大门口儿，满街摆的都是卖瓷器的摊子，瓷猫、瓷狗、瓷枕头、瓷鼓——现在一闭眼睛——哪怕就不闭眼睛——磁州的那些瓷器好像就在眼前一样。可是这一景的以前是什么事情，后来又怎么样，就一点儿影子都没有了。

又有一幕，大概是我五岁住在祁州的时候儿，我们下半天常常儿有点心吃，他们给我留了一碗汤面在一张条几上。没人看着。赶我一走到那儿，一个猫在那儿不滴儿不滴儿地吃起来了。我就说：“猫雌我的灭！”后来好像他们给我又盛了一碗面，可是我不大记得了。

还有一景，我每次碰到月亮好的时候儿就会回想到的。是在冀州，也是在我祖父的衙门里。我记得我跟我大姊、二姊、哥哥，我们四个人在左边儿一个跨院儿里赏月。我说“左边儿”，因为从住的地



方儿望外走，那个院子是在左边儿。那么平常衙门的房子照规矩既然都是朝南的，左边儿那个跨院儿当然就是东跨院儿了。我还记得院子当间儿有两个大花台，每个花台当间儿有一棵树，是桂花儿是什么记不清了。我记得最真的就是那天晚上很冷，月亮格外得亮，好像人跟东西都不大有影子似的。照这样算起来那一定是冬天的事情了。可是除了我们四个人站得花台的南边儿赏月，什么事情也不记得了。

又有一回，是看吕爷种葫芦——吕爷是我们家里的一个男用人。那时候儿我们大概是住在保定。说起种葫芦来，当然总是好几个月，再不横是一夏天的事了。可是这一篱笆的葫芦，从栽子儿到长大，开花儿，结果，我就只记得两幕。一幕是地下一排小绿芽儿，吕爷在那儿给它洒水。再一幕就是满篱笆挂的都是葫芦了。当间儿开的是什么样子的花儿——照理应该是白花儿吧？可是一点儿也不记得了。所以这回事情，虽然占了有好些日子，可是我就光记得里头两景，所以还就是两张画儿似的。

后来我大了一点儿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，就不全是一张一张的西洋景，就成了活动电影了。比方我五岁住保定的时候儿，有一个叫周妈的老妈子，她是看我的老妈子。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的一个大木盆里洗衣服。衣裳蘸了水，洗的时候儿一揉，不是常常儿会弄成鼓出来的气泡儿吗？我老喜欢看周妈弄。她要是不弄泡儿了，我就叫她弄，我说：“我要敌动达道！”意思是说：“我要一弄大泡儿！”其实我